



小布圩镇美景 赖玉华 摄



小布源头瀑布 赖玉华 摄

即便同一条河流，其水流的颜色、温度、流速和姿态，也不尽相同。它们丰富多彩，因为它们来自诸多源头和支流。——题记

源头活水

□ 卜谷 柳易江

溪河奔腾

□ 范建明

源头村，因梅江源头而得名。源头村很低调，静静地横亘在武夷山余脉，如同一根出头的犄子，延伸在赣南北部。

石生青苔，亭覆草木。云停雾舞，人影绰绰。“云驻”，一座在卢峰岭隘口伫立了千载的古凉亭。一尺多厚、一米多长的大麻石，垒成了外方内圆、敦实典雅的古亭。飞来云驻亭，一脚踏三州；吉州东固、抚州乐安、赣州宁都。山高泉眼涌，瀑布跌宕出。

这里，是赣江支流梅江的源头。汨汨的源泉撞石钻林，从卢峰岭尖透迤而下，柔软而坚韧，像一条不屈不挠的草绳，把山巅的云驻亭、山腰源头村的万寿宫和山脚那座千年的牛角湾拱桥，一气呵成地连串为一道自然文化的美景。山泉水南下的第一座村庄，就是宁都县小布镇的源头村。这里，曾经驿道蜿蜒，商贸繁盛，仅万寿宫就有三座。毛泽东居住过的万寿宫依然保存完好，小巧、精致，房门紧闭，厅有供奉。

这里，是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设伏地。青石的古驿道，成了红军套在敌人脖子上的绞索。1930年底，毛泽东悄悄地来到源头村，反复往来，踏遍山水，对峰谷细密调度，设计种种打法。大战之前是寂静，所有四万红军全部设伏于源头，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在此即将打响。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当时参军还不到一年，他在回忆录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中写道：

12月27日晚上，毛委员让我们检查一下东西，准备从源头撤回到小布，这是第二次离开源头了，前两天我们曾来到源头，摆好了阵势，但没有打，毛委员就把部队撤回去了。今天一大早，我们又来了，还是不战往回走。一路上，我问地问着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急走了几步，赶到毛委员身边，拉了拉毛委员的衣角说：“毛委员，敌人就在鼻子底下，为什么我们不打又往回撤啊？”毛委员一听我这话，就明白了。他边走边对我说：“小鬼，我们在源头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，诱惑敌人来钻。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处优势位置，如果我们硬打，伤亡代价就大……”

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，屡屡提到源头村——“反攻开始问题，即所谓‘初战’或‘序战’问题。”“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、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，且人民条件好，能隐蔽接近。”“龙冈有优良阵地。源头不好打。如敢攻小布就我，则阵地亦好。”

两天后，战斗在龙冈打响，胜利空前。毛泽东喜不自胜，吟词一首：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：“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。雾满龙冈千嶂暗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……”

战役愈重大，思索越缜密。小布设伏虽未打响，却奏响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开场锣鼓。

牛角湾桥，一座半圆形的石拱桥，与龙源口大捷桥异曲同工，只是更小、更有历史的沧桑感。它与山顶的云驻亭，都是北宋时期建造。桥下水流平缓，桥头古松耸立，桥面青草葱翠。这古亭、古桥、古松，既看到了九十年前四万红军的隐蔽埋伏，也听到了红军在大仗之前对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周到保护，以及老百姓对红军的贡献与拥戴。比如说，坚壁清野。

村苏维埃主席老李挨家挨户动员，在红军排长赵志勇的帮助下，村民隐居到大山深处一个叫“窝窝里”的倒崖。源头村，成了空村。国民党

谭道源率领的近万名白军，在这里没看到一只鸡鸭、一粒粮食，甚至连一口铁锅、一副碗筷都没找到。

村民把物资藏匿到哪儿了？能入水的，沉进塘里；不能沾水的，就藏进大山肚子中。

山麓林密，荆棘纵横。跟着村民，我们在十三星坡找到了梅花瓣般隐匿着的十四口葫芦窖。这些口小肚大的竖窖，口约七八十厘米、深至两三米、底宽三四米甚至更宽，口有枯枝掩盖，周边有气孔通风。老人们说，那时竖窖里不但藏着稻谷杂粮，连鸡鸭鹅猪也可一并圈养。

硝烟散去，十四口葫芦窖被逐渐淡忘。源头，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，因地处山险，在市场经济中逐渐被淘汰，后来被定为“十三五”贫困村。

村民宁小布的祖上，留下半个葫芦窖。现年51岁的他，是村里最穷的贫困户。他上有老父，下有三个子，房屋倒塌，居无定所。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，多病缠身，欠下大笔医疗费用，生活举步维艰。“不瞒你们说，我曾经多次有轻生念头。”“救命稻草”出现在2015年，扶贫干部送来四箱蜜蜂、两本养蜂书。从此，我全心地投入养蜂业，四箱蜜蜂当年就繁殖到十箱，收入近万元。第二年，我申请了6万元小额贷款扶贫款，添置了50套蜂箱设备。”

说到现在的美好生活，宁小布开心地笑着。源头村蜜源丰、蜜质纯，蜂蜜供不应求。养蜂几年后，他家的纯收入突破20万元，不但在村里盖了两层小楼，还在小布圩镇买下一套新房。

在入蜂共舞的芳香气场，宁小布带领村民们追花养蜂，成了源头村致富奔小康的领跑者。

清澈的源头水，一路流淌奔跑，滋养着下游的万物生灵。

小布原名小浦，意指建在水边的小镇。小布河碧波粼粼，鱼群如云。河畔赤坎村的龚氏祠堂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它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1931年1月15日，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此成立，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、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。“毛委员”的称呼，从此开始转换为“毛主席”。“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”这一闪烁着世纪光芒的论断在此形成；毛泽东著名的《寻乌调查》以及《兴国调查》的前言，也在这里写成。

在这里，还流传着一个送鸡还礼的故事。

龚氏祠堂旁住着一位孤苦老大娘，毛主席经常帮她打水劈柴。甚是感激的老大娘见毛主席日理万机，身体消瘦，眼带血丝，便捉了一只母鸡，送到毛主席住处。

毛主席坚决不肯收。老大娘找到警卫员，把母鸡硬塞到他手中就跑掉了。警卫员抱着母鸡来见毛主席，毛主席告诉警卫员，既然老大娘执意要送，就暂时留下，帮老大娘喂养好，等部队离开时再还给老大娘。精心喂养的大母鸡，“咯咯咯”连生了好多个蛋。警卫员要把鸡蛋煮给毛主席吃，被毛主席阻止了：鸡是群众的，蛋也是群众的，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》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不能违反，何不把鸡蛋孵成小鸡呢？于是，在部队开拔的当天，警卫员抱着母鸡，提着一篮子毛茸茸的鸡崽，兴冲冲地送给了老大娘。

这个发生在九十年前的故事，或许是红色政权在小布最早的扶贫故事。八九十年后的小布，又引发了另一个与鸡、与部队有关的扶贫新事。

小布的另一座龚氏祠堂，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技术队诞生地。2007年，解放军32069部队来此寻根，之

后，常有大卡车装着整车整车的棉被、衣服、药物，送到小布镇。原来，32069部队的前身就是当年的红军首支无线电技术队。2015年，部队主动请缨，要求参加一线的扶贫战斗。交通闭塞、经济落后的徐会村，成了32069部队的帮扶村。怎么帮扶呢？当年毛主席“送鸡还礼”的故事，让官兵们受到启发。小布的三黄鸡远近闻名，是否可以帮助村民建起多个养鸡场？

红军传人、苏区后代，再次在这块红土地上演绎动人的军民鱼水情。

群山环绕，是徐会村的秀美风光，也是它的贫困缘由。我们的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一飞驰，近处荷叶田田，稻穗低垂；远望青山如画，茶垄成行。这条宽六米的水泥路，一头直通圩镇大街，一头打通断头路，连接起另一个乡镇。这条十多公里的扶贫路，有了响亮的名字——八一大道；路上的一座气派十足的桥，名为连心桥。

说到以前的贫困，当时的驻村扶贫负责人谭连兴大校记忆犹新。2015年底他第一次下村调研，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扭来扭去。尽管小心翼翼行驶，汽车仍然陷进泥潭，干吼挣扎了许久都出不来，还是闻讯而来的老表们用棍子撬、石头垫底，才把汽车推起来。

路畅产业兴，大棚蔬菜、牛奶爆瓜、白茶、油茶、优质稻，样样都有致富带头人。眼见着乡邻增收日子活泛，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都选择回乡创业。三黄鸡养殖，是首选的产业。部队先是帮助10户贫困户建了13个养鸡大棚，再带动全村搭起60个养鸡大棚，一年出栏成鸡百万羽。小小三黄鸡，成了徐会的致富“战斗机”。去年，徐会村人均收入近万元。今年2月，32069部队被评为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”。

“走，带你们实地看看养鸡专业户。”28岁的村支书曾建斌，前几年从部队退伍，言行中军人味十足。“昨天，一辆17.5米长的大挂车还拉了鸡饲料来，要是以前啊，这么长的车子根本就进不来。”不一会，我们就上了鸡山。小松树下、灌木林中、竹管水边、崖畔洞里，一群群小黄鸡在玩耍跑着，喝着水捉着虫歇着凉。高大青秀的荷树下，三个鸡棚热闹闹，叽叽叭叭。踩着假肢的鸡信林克洪和妻子，正在鸡棚外忙碌着。45岁的林克洪，自幼双腿残疾，是个低保户，曾去广东打工，修过车，开过三轮，收过废品，最艰难时甚至讨过饭……2017年，看到前景的他回了村，上山养鸡。

公司加农户的形式，让他干得很踏实。饲料、鸡苗、防疫、技术、销售，全部由公司负责，他只管把鸡养好。三年来，他建了4个大棚，三年的奖补费就有2.5万元。如今，十多万元的老债已还清。“今年努一把力，就可以达到3万羽，发展势头还是蛮好的。真是感谢部队的帮扶啊！”夫妻俩笑了，请我们去林下的小屋里喝茶。残疾、贫困，是宿命，又绝不是宿命。



命。这片山崖，不仅是林克洪的责任山和养鸡场，也是他的命根和归宿。九十年前，他的小爷爷就是从这里出发参加红军，越走越远，一去不返。他父母的坟，也安葬在这里。他说，打算长守着这方山水、这片红色的土地。

“这片山崖，就是我们的理想。”指着那一片山脊和谷地，他儿子争着插话：“我们想把这条路硬化，让人们能够来参观；我们想把那个坑挖成一口山塘，让人们来钓鱼；我们想……”这痴恋、痴醉的山梁，也是小伙子想了又想却不去远方的理由。

暴雨过后，小布河激流奔腾。清乾隆年间的炉下古桥，凝固着历史，也收藏着记忆抒发着情感。河滩誓师广场上，九十年前震动天地的万人誓师声，似在耳畔，如影在前。主席台两边嵌入“十六字诀”的巨幅对联，据说当时是首次出现在宣传中，使广大军民印象极为深刻——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游击战里操胜算；大步进退，诱敌深入，集中兵力，各个击破，运动战中歼敌人。”

风车缓动，时光如流。白云若纱，轻搭在钩刀嘴那片绵延的山脊上。那里的岩背脑，是著名的红军山。当年红军主力长征后，失去右脚踏后跟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，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，被叛徒出卖，不幸牺牲于此。李赐凡雕像、李赐凡烈士家书，在炉下广场已矗立起一座丰碑。他身后烈士山上的纪念碑，密密麻麻雕刻着624名小布烈士的名字。早在1976年，小布垦殖场就已为烈士们刻碑立墓。

如今的垦殖场，已是茶山连绵。万余亩茶园，分布在海拔八百多米的群山间，生长在机耕道、工作道、路道及“戴帽”山顶的大树旁。白雾袅袅，绿叶藏蕈，偶尔一农人挑担其间。清晨，有一队队彩衣说笑登上了山，她们人手一把粗短的育林砍刀。不一会，笑声、斫木声，带露穿林而出。红得发紫的李子已把树枝压弯，大如鸽子的灰鸟起起落落，欢叫戏逐。在更早些的黎明曦光中，三三两两的长枪短炮，早已定格了茶园秀色、叠嶂峰峦。听说，远处高高的岩背脑瀑布，如白练腾空，跌落百余米……雨洗青山四季春，一座座浑圆的茶山，恰似一座座客家茶楼。

这浓郁的绿色，在深沉的红色土地上生长。红色的小布，绿色的画屏。

这是新一代小布人民、新一代红军传人，对红土地绿山林的坚守和发奋；这是现代农民，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自信表达。李赐凡在家书中所言“我现在是舍了小家，为的是国家……志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……”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，照耀着红色的小布，照亮着红色的传人，赓续着红色的血脉。

源头，活水。

瑞金，被称作“山坳里的小盆地”。溪河有时在群山中奔腾，有时到盆地流淌。叶坪境内，在盆地流淌的叫绵江，在山坳里奔腾的叫古城河，两条河到县城交汇，做成了一处叫“双江望月”的雅景。东南边的群山叫东华山。在县城看来，瑞金的太阳都是从这片群山中升起的一口山塘，让人们来钓鱼；我们想……”这痴恋、痴醉的山梁，也是小伙子想了又想却不去远方的理由。

山地和盆地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活法，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道路也自然不同。盆地里有小学初中，有机关单位，甚至有工厂和景区，能得到打工和做生意的机会；而山地赖以谋生的就只有林地。云集村的村民钟美宣，若不是家处盆地紧邻学校，就不会过上今天生意人的生活。他住的“梦想家园”，是政府为贫困户建的保障房。

安居乐业，钟美宣一下子触摸到了幸福的味道。以前，他一直在外地打零工，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，生活有些捉襟见肘。这“梦想家园”比边上的农房高大，红色的瓷砖，黛色的房顶。曾经上无片瓦的钟美宣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有六十平方米的套房，而且“风水”还不错，后面就是学校。以前在街上摆摊卖煎饼的他，在学校门口处租了两间房，开起了早餐店。

中秋假期，店里闲了下来，钟美宣在小店修理着铝制的大蒸笼。开个小店成本也不小，购置设备，租赁店面。他说，幸亏工作队帮助拿到了“信贷通”贴息贷款。他妻子正切着猪肉，两个孩子围着大人转悠，其乐融融。小的带在身边，大的已上幼儿园。店里生意还不错，慢慢还扩大了经营。如今，他的新梦想是拥有一座自己创造的“梦想家园”。

钟美宣的生意头脑，跟云集村的商业风气有关。云集如今是叶坪镇境内唯一的集市，离城八九华里路，不大不小，几条街都热闹异常。响亮好听的名字，当然也跟历史上商贸云集、道路辐辏有关，拥有难得的地利，自然呈“云集”之象。

老街在新圩后面，临河而建。丈余宽的街面，木板店面土坯房子，南侧绵江河流水潺潺绿荫深深，从东头走到西头不过一华里。沧桑岁月给这条街打造了另一副新面孔：老房颓败倒塌，墙面斑驳，标语依稀，曾做过云集苏维埃政府的祠堂改成了寺庙。村里的干部自豪地说，叶坪曾是“共和国第一村”，而云集是“共和国第一区”，就像今天南海的西城区。1933年4月1日苏区儿童节那天，少共中央局在云集圩里举行共产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，苏区时期各地的共产儿童团一时云集于此。

做生意是传统，种地当然更是，云集村的田地苏区时期就颇受关注。曾任云集苏维埃主席的朱开铨在回忆录中讲到“毛主席领导我们开展查田运动”。1933年2月，朱开铨召集区里的积极分子开会，解决此前几任区主席都没有弄好的分田地工作。毛泽东和王观澜两人亲自来自指导，云集查田运动取得圆满成功，在叶坪镇境内。中秋时节，钟冬北和儿子正在一口池塘和猪舍里忙活。下罗是有名的养鱼专业村，所产的“黄金鱼”被称为苏区“国宴鱼”，钟冬北从云集村迁来，算是借地致富。他家有六口人，他因患大病消耗了家底。看到政府金融扶贫，就贷款八万元，动员儿子去学习养

殖。扶贫工作队帮他联系，租了罗村一口山塘和一栋猪舍。钟冬北一家成了下罗村的“外来户”，找到了致富路子，生活好了起来，家里建起了新房，一家老小品尝到了好日子的味道。

相比小盆地中的云集村，东华山下的洋坊算是田地不少，村民钟南京就在自己的村子里流转了二十余亩，种起了烟叶。钟南京的家在古城河边。中秋期间，他在自家茶座上泡起了茶。改喝茶不是由于洋气或时尚，而是他经营着六轮车，常跑运输的人得离酒远点。烟叶已经烤好，只等着烟草公司来收购。今年收成不错，有烟技员指导，收入稳定。

把白轿车停在两座烤房之间，钟南京没事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村子里转悠。最近几天，他操心村子里两桩闲事，一是古戏台门边突然发现白蚁的土堆，二是古樟树得在根系外围上点肥料。保护古戏台和古樟树，在钟南京的心里可是大事。

钟南京所在的村子，原来叫东华山，紧挨着毛主席休养过的东华山寺。1932年正月，患病的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时，不时来村里看看乡亲们的生活，调查农业发展的情况。乡亲们粮食不足，夹杂吃一些番薯，还顺手送些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充饥。贺子珍为报答乡亲们的食物，就在古戏台上进行扫盲识字，毛泽东则在村子里指导水利灌溉。有一次村民为水塘闹起纠纷，是灌溉和养鱼之间的用水之争。毛主席平息纠纷后，建议家家户户多挖水塘，既可养鱼又可灌溉，村里后来涌现十多口水塘，这些水面至今还在使用。毛主席认识到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，特意向中央政府打报告，派红军到东华山下的古城河内，修筑了一座东华山陂，灌溉了下游的大片良田，被人们称作“红军陂”。

睹物思人，伟人犹在。东华村的乡亲感念伟人，对古戏台和古樟树情感至深。古戏台是清朝期间的建筑，两层小楼正对着远山烽火台和村口古樟树。脱贫攻坚期间，驻村干部发现古樟树由于根系裸露慢慢枯死，发动乡亲们一起救护，在林业部门指导下培土添肥种草皮，硬是把樟树救活了。钟南京当年开着自己的小四轮，义务运送了几十车好土。快要倒塌的古戏台，也在驻村干部的倡议下获得保护资金，得到了完美的修缮。为彰显红色历史，村民还在旁边修建了“信念亭”和“子珍书屋”，以纪念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恩情。古树苍翠，溪河流淌，进村的路拱桥上，竖着一块“东山再起，大道之行”的赭红大石碑，把村子映衬得格外有生气。

发展水利，丰富产业，毛主席当年的教导至今指引着村庄的发展。如今的洋坊种养产业格外兴盛，连片的大棚，宽阔的鱼塘，果园和猪舍都是规模种养，也提供了大量务工的机会。村民黄冬兰能够依靠勤劳致富，全靠这些产业。她早年丧夫，唯一的儿子先天性癫痫，两人相依为命，这几年硬是住进了红砖房，还进行了装修。中秋这天，黄冬兰难得休息，就在自家的漂亮小院里忙起了家务。虽然家逢不幸，但她努力乐观，加上低保帮扶一把，也在小康路上跑得快。同样家境艰难的赖福娇，也是个勤劳的人。她有四个孩子，她和小女儿都在工业园区务工，每天大早骑着小电驴上班。让她最开心的是，现在早出晚归走的都是平坦宽阔的水泥路，心情和道路一样，舒畅多了。

在叶坪镇境内，绵江与古城河昼夜不歇，逝者如斯。溪河奔流不息，不论山地和盆地，最终都将汇入更宽阔的江河。而全镇的乡亲们，就像这些大大小小的溪流，都在向着更加宽阔的前程奔赴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这个获得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称号的乡镇，响彻着欢快奔腾的声音。

李锐 摄